

冊十

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撰者 清 陳森 撰
 卷 冊十
 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章回小說-煙粉
 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62
 編號 D8664900

品花寶鑑

第一回

史南湘製譜選名花

梅子玉聞香驚絕豔

京師演戲之盛。甲于天下。地當尺五天邊。處處歌臺舞榭。

人在大千隊裡。時時醉月評花。真乃說不盡的繁華。描不

盡的態。一時聞聞見見。怪怪奇奇。事不出于理之所無。

人于情之所有。遂以遊戲之筆。摹寫遊戲之人。而游

戲。最難得者。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。與幾箇潔身自



彩色畫頁1
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64900
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62
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品花寶鑑

一

一



K2982
(10)

双紅堂
小説
62(10)

科2982

(110)

品花寶鑑

第二十八回

生離別隱語寄牽牛

味天良貪心學扁馬

話說長慶被打之後。甚是著急。只得仍去央求葉茂林。同到華公府。聘才書房。負荆請罪。情愿先送進來。分文不要。聘才見他小心陪禮。且說一錢不要。便甚得意。只道他一怒之後。使他愧悔。送上門來。應了前日所說的話。便找了珊枝。請公子出來說了。華公子道。爲何不要身價呢。聘才

說他的意思。恐怕孩子不懂規矩。將來如有錯處。公子厭了。他仍可以領了出去。所以他不敢領價。公子點了點頭。道也。使得。明日進來就是了。但既進了我的府。無論領價不領價。外面是不準陪酒唱戲的。聘才道。這箇自然。長慶能有幾箇腦袋。敢作這種事。華公子又分付珊枝。你對帳房說。每月給長慶二百銀子。叫他按月到府支領。珊枝答應了。卽同聘才出來。見了長慶。一一說明。聘才又作了許多情。長慶喜出望外。叩謝聘才而去。回來與琴言講了。琴

言到此光景。自知不能不避。但今日之禍。起蕭牆。子玉全然不知。明日進了華府。未卜何日相見。意欲就去別他。一別。猶恐見面。彼此傷心。耳目又多。諸多未便。欲寫信與他。方寸已亂。萬語千言。無從下筆。只好諄托素蘭轉致。便又想了。一會。卽將自己常常拭淚的那方羅帕。揀了。四味藥。另包了。將帕子包好。外面再將紙封了。交與素蘭。託他見了子玉面交。至明日。長慶卽把琴言送到華府。公子又細細的打諒。了一回。心中甚喜。卽撥在留青舍伺候。又領他

到華夫人處叩見。華夫人見他弱質亭亭，毫無優伶習氣，也說了箇好字。華公子是更不必說。琴言心上總是惦記子玉，也只好暗中灑淚，背地長吁。過了幾天，見華公子脾氣是正正經經的，沒有什麼歪纏之處，便也略覺放心。惟見了魏聘才，只是息夫人不言的光景，聘才也無可奈何，就要用計收拾他。此時也斷乎不能，且說琴言臨行之際，所留之物，託素蘭面交子玉。素蘭打算過幾日，請子玉過來，與他面談衷曲。卻說子玉自五月內，與琴言一敘之後，

直至今日，並非沒有訪過琴言，但其中有多少錯誤。這一日天氣涼爽，早飯後到素蘭處，先叫雲兒問了在家。素蘭聞知甚喜，忙出迎進。只見房內走出兩人來。子玉看時，認得一箇是玉蘭保，一箇是琪官。因多時不見他，卽看了他。一看見他杏臉搓酥，柳眉聳翠，光彩奕奕，裊娜亭亭。年紀與素蘭彷彿，身量略小些。上前見了子玉，道：「今日實不料香腕處尚有佳客。」蘭保道：「這就是你的小姨子，你們會過親沒有？」子玉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那裏有這箇稱呼？」素蘭道：「這

箇稱呼倒也通。琪官也不好意思，便道：「靜芳不要取笑。蘭保道：『這倒也不算取笑。你是上儂的師弟，可不是他的小姨嗎？』」子玉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？」說着，遂各坐下。見桌上杯盤狼籍，似喫飯的光景。素蘭叫人收拾了，便親送一碗茶來，問道：「你今日之來甚奇，想必已經知道了。」子玉聽了，又是不解，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已經知道，我卻實在是不知道。蘭保看着子玉道：「你倒不曉得，已隔了五六天了。就算你不出來，難道也沒有人對你去說的麼？」子玉更覺納悶，卻想不到琴

言身上來。說道：「我實在不曉得，你們說的是什麼。我是不出大門的。這兩天又沒有人到我那裏，如何曉得外面的事？」琪官笑了一笑。素蘭道：「你真不知道，我只得告訴你。你且坐穩了。」靜芳玉艷你兩箇扶住了他。待我再說。」子玉道：「香碗一向直爽，今日何故作這些態度？想來也沒有什麼奇事。故作驚人之語耳。」素蘭又把子玉看了又看，惹得蘭保琪官皆笑。子玉看他們光景，著實心疑，便道：「香碗，你且說來。」素蘭又怔了一怔，道：「說倒有些難說。有件東西給你一

看就知道了。子玉此時直不知什麼事情。只見素蘭從小拜匣內拿出一箇紙包來。像封信是的。簽子上頭又沒有字。包又是方的。接到手內。輕飄飄。拏手捏捏。覺鬆鬆的。似乎有物。便卽撕去封皮。見是一塊白羅。像是帕子。心上益發疑心。卽一抖掉出四箇小紙包來。蘭保等亦都走過來看。子玉拆開紙包。攤放桌上。卻是四味藥。又不認得。素蘭便問道。這是什麼藥。子玉道。我不認得。我且問你。給我看。是什麼意思。怎麼你又不知道呢。此時那三人都不言語。

只管瞧著那幾包藥。子玉看他們也似不明不白的心上。便越發狐疑。便問素蘭道。這包東西到底是誰的。你們講得這樣稀奇。素蘭道。不是我與你的。這包東西是你眠思夢想的那箇人。臨別時留下。囑付我寄與你的。我當是有什麼要緊的東西。不曉得他。就將天天所喫的藥包了些。這帕子他想你必認得。叫你覩物懷人的意思。子玉一聽。心中老大一跳。一面看了看這羅帕。一面想道。聽他如此說來。難道玉儂有什麼緣故。像是不吉的話。如此一想。便

覺一股悲酸從心裏走到泥丸宮。復轉將下來。竟透出眼鼻之間。已是涕泗洑瀾。忍耐不住。便索索落落的流下淚來。三人看了也一齊嘆息。子玉見此光景。更不敢再問。到像已經明白一樣。就把帕子拭了一拭。想道。這藥想必臨終的時候喫的了。故寄與我看。便覺萬箭攢心。手足無措。只得站起來到外間坐下。想要大哭幾聲。但在素蘭這裏。究竟不便。只掩泣發怔。素蘭見此光景。倒悔自己孟浪。又想方纔的話說得竟像玉儂死了。所以觸起他傷心。卽忙

出來。對子玉講道。你且不必著急。還等我說。玉儂沒有怎樣。請進屋內坐下。候我細說。子玉聽了。便著急道。香呢。你有話就直說。別這麼半吞半吐的唬人。到底玉儂怎樣。便又走到裏間來。蘭保琪官看著他。也有些悽楚。素蘭道。你細聽著。這五月內的事情。便一五一十的。將魏聘才怎樣的來說。奚十一怎樣的來鬧。他與蘭保怎樣的勸。怎樣的出主意。又怎樣的躲避奚十一。又怎樣的送進華府。臨行時。怎樣哭泣囑付。又將不受身價。並可告假出來的話。細細

的述了一遍。又安慰了幾句。子玉聽了。知琴言尚在人間。心便放了一分。停了一停道。玉儂此去。也就如出塵離世的一樣。便又滾下淚來。出了一回神。重把那幾味藥看了。又看。只認得一樣是芍藥。其餘皆不認識。因對素蘭道。玉儂寄這幾味藥。必有深意。但不知是什麼藥。你可叫人拏到藥舖問明。叫他就寫在包上。素蘭道說的是。就要叫人。琪官道。不用。跟我的人。就認得。他在藥舖裏當過伙計。琪官即叫那人進來。把這四味藥給他認。那人看了。便說道。

這味是牽牛。這是獨活。這是芍藥。這是防己。琪官拏起筆來。寫了。卻想不出意思。素蘭道。他離開了你。便是獨活了。我懂得這一味。蘭保道。防己是防自己的身子。好叫你放心。那兩樣實在想不出來。子玉含著眼淚道。玉儂的心事。全見於此。這芍藥一名將離。言進了華府。是已經離的了。既離了。自然是獨活了。獨活在華府中。難道浮沉俯仰。與眾人一樣。自然自己必定小心謹慎。刻刻預防。守身如玉。這牽牛沒有別的解法。必定約七月七日回來。約我來一

見是織女牽牛相見之期了。素蘭道是極妙極。你猜的一點不錯。正是這箇意思。玉儂的心思與人不同。他若寫封信與你。猶恐被人看見。且萬苦千愁也難下筆。倒不如這箇意思好。若到七夕。你是必到我這裏來歇一天。我們進去。還要把你今日的情形講給他聽。也不枉了你這一片苦心說說講講。三人殷殷勤勤的安慰。子玉也只好忍耐住了。琪官是與子玉初次盤桓。因見子玉的丰標十分羨仰。怪不得玉儂心上只有他一人。又看他如此情重。正如

新婦須配參軍。只可惜緣分淺薄。會少離多。始信蒼天之磨折人也。又對子玉把從前魏聘才同船一路在舟中下作的模樣講了好些。忽又想起奚十一來。復咬牙切齒的罵幾句。素蘭讓子玉喫飯。子玉心緒不佳。便要早回。辭了一徑回去。車上便覺四肢不舒起來。到了家中。見過顏夫人。便到書房躺下。自言自語。忽嘆忽泣。如中酒一般。次日卽大病起來。心神顛倒。語言無次。一日之內。哭泣數次。初時見有人尙能忍住。後來漸漸的忍不住。見了他萱堂也。

自兩淚交流。神昏色沮的模樣。顏夫人當他著了邪病。延醫調治。甚至求籤問卜。許愿祈神。一連十餘日。不見一毫效驗。一日之內。有時昏曠。有時清楚。昏曠時胡胡塗塗。不聞不見的光景。清楚時與好人一樣。睡夢中囈語喃喃。有時叫玉儂。有時喚香碗。有時大罵奚十一。魏聘才諸人。顏夫人十分著急。顏仲清王恂三天兩日長來看視。心中雖是明白。卻也無法可治。二人商量。又不好對顏夫人講。只好婉言解慰而已。顏夫人每聽子玉睡夢之中。必呼玉儂

二字。心上便疑心子玉在外有什麼勾當。便當玉儂是箇女人。必有說不出的隱情。因又想子玉不常出門。出門必有雲兒隨去。一日便喚雲兒來細細追問。說你跟少爺出去。到底在些什麼地方。那玉儂是誰。還是娼妓呢。還是什麼樣的人。雲兒起初不招。只說少爺出門。無非是怡園及王少爺。史少爺幾處。並沒有見箇女人。小的如撒了謊。今天就活不過。顏夫人想道。好好問他。他必不肯認。遂命家人。拿了板子。吩咐著實與我打著問他。雲兒見要打。只得

跪下磕頭說。實在是。有箇小旦。名字叫作琴言。少爺常去。找他。見了面。兩人也是哭的時候多。笑的時候少。就是五月裏。有一天。說是到怡園徐老爺處。也是假的。就同了那箇小旦。還有一箇也是小旦。在東門外運河裏遊了半天。也是哭了半天。小的在船頭上。別樣話是聽不見的。前日少爺到了那箇小旦家裏。那箇小旦說起琴言。進了什麼華公府裏去了。又把那箇小旦給少爺留了一箇紙包。小的卻不知道是什麼東西。少爺就在那裏哭起來。他們勸

住了。回來就是這箇樣子。小的沒有一句謊話。至於別樣的事。少爺是一點沒有的。顏夫人聽了。十分有氣。便罵雲兒道。你就該結結實實的打。爲什麼不早告訴我。直到要打纔講。若不看你還說實話。今日就活活打死。喝退雲兒。心中便恨起這箇兒子來。年紀輕輕的。就如此荒唐。若說爲了一箇小旦。何至於就害如此大病。越想越氣。欲要教訓他一番。又看他病到如此。且自己已也四十歲之外的人。止此一子。今病到如此。卽教訓也是無益。萬一因這一番

教訓再添了病。更難治了。莫若待他好了再說。左思右想。便請進李元茂來。問其底細。李元茂道。小門生沒同出去過。琴言不琴言。我也不得而知。我去年聽見魏老聘。常常贊那琴言。世叔就有些留心。到今年正月初六。會館團拜那一天。世叔看了琴言的戲。回來又聽得他們說好。以後的事。小門生實是沒有見聞。要問魏老聘。纔曉得他們的細底。顏夫人便叫門上許順。到華府請魏少爺過來。有事相商。聘才卻不曉得是這件事。近來與子玉頗覺疎遠。竟

有一箇多月不來。今聞顏夫人相請。道是有些好事。與他商量。隔了一日。便服御輝煌的出城。到了梅宅。見過了顏夫人。見顏夫人臉上似有憂悶的光景。聘才先問了江西的近况。可有家信回來。又問起子玉。並說場期將近。今年一定高中的。這些套話。講了一回。顏夫人道。子玉得了一箇異樣的病症。便把病的光景說與聘才聽。又將雲兒元茂的話也說了。便說小兒與這琴言。到底有什麼緣故。聘才聽了。便覺得有些踉蹌不安。良心發動。臉上露出愧色。

停了一會說道。去年小姪進京。是搭了一班戲子的船內。中有箇小旦叫琴言。今年團拜這一天。卻好見著他的戲。後來世兄不知怎樣認識的。聽說在怡園打燈謎時認識的。又贈了一張琴。小姪是箇麤人。搭不上這一般的文人。其中怎樣熟識。怎樣交情。小姪卻不曉得。世兄常往來的。那一班公子伯母也都知道。其中的深情。他們必知。伯母何不問問他們。顏夫人道。此時那箇琴言呢。聘才道。琴言前在怡園學了什麼新戲。爲華公子賞識了。說到此處又

半站起來。說小姪受老伯與老伯母的厚恩。實在感激不盡。知道世兄是爲這箇小旦害成了這一場大病。荒廢詩書。糟蹋身子。所以倒設法懲惡。華公子買他。不料事有湊巧。有箇姓奚的。爲琴言在那裏鬧起來。要收拾他們。琴言的師傅害怕。不得主意。小姪因又勸他。于前幾日已把琴言送進華公府了。琴言既進了華府。一時是不能出來的。小姪心中倒覺喜歡。從此世兄倒可以杜絕了這片心。可以作些正經事。不然也爲這箇小旦所累了。顏夫人聽了

便怒上心來。頗恨子玉不成人。弄這些笑話出來。心上反感激聘才。先與聘才道了謝。又說道。你兄弟如今病到這。樣看來。必是爲這箇小旦。睡夢中胡言亂語。忽哭忽笑。口口聲聲。只叫玉儂。自然是爲那箇小旦。進了華府的原故。你兄弟雖沒出息。但我跟前就是他一箇。設或有些長短。他父親回來。叫我何顏相對。世兄。你是明白能辦事。怎麼想箇方法。將他醫好纔好。聘才搖搖頭道。此事甚難。從來說心病還須心藥醫。小姪是知道府上規矩的。難道伯母

大人肯許他出去鬧嗎。顏夫人道。不是這麼說。我豈肯縱容他出去鬧小旦。就算我溺愛也斷不至此。我聽雲兒說。他與小旦見面也。只是哭。小孩子不知什麼意思。諒來沒有別的緣故。或是他們有些緣分也。未可知。我想如今他眠思夢想的。總爲著那箇小旦。你既在華府裏。你可想箇法子。叫那小旦出來。安慰安慰他。或者就好的快了。顏夫人說到此。便已滴下淚來。聘才縐著眉也嘆了一口氣道。偏偏遇著這箇人。又是不順人情的。况是二百銀子一箇

月的工食如何能叫的出來。顏夫人問道。怎麼就要一百銀子一箇月。這箇人想來是箇活寶了。既然這麼要錢。你兄弟是沒有錢的。怎麼又認識他呢。聘才道。琴言原不要錢。他師傅是非錢不行。小姪方纔細想了。斷無法子弄他來。必要和他師傅商量了事。方可行。他師傅又不肯講白話的。顏夫人道。他師傅是怎樣的。聘才道。難說話的。狠在錢眼裏過日子。要和他商量。除非多許他錢。尙不知他肯不肯。他怕得罪了那邊。一年得不了這兩千四百頭。就難

了。我看這箇東西。要和他講白話。是斷斷不能的。顏夫人聽了這話。似乎要花些錢。便道。只要把他叫得來。就給他錢。也不要緊。但不知要用多少。聘才道。小姪再去見他。講看。總之小姪再沒有不盡心的。先請伯母大人寬心。說著起身告辭。顏夫人又含淚道。多費世兄的心。此刻我也不說什麼了。既然如此。請你今日就去。如來得及。今日就賜一回信更好。聘才答應了。即便告辭出來。看了看子玉。子玉見了聘才。雖在病中。卻未忘前事。便合眼裝睡。沒有

理他。聘才與元茂略談幾句。即便出來。一徑回華府到自
己房中。坐下細細的想了一回。沒有主意。卽來找珊枝。把
方纔顏夫人託他話。都說與珊枝。又加上些話。又說我與
這箇兄弟。是三代世交。且我這梅老伯母。止他一子。人極
聰明。相貌生得也極齊整。你只當行好事。怎麼成全成全。
他倘能醫好了這箇病。我也感激你不盡。珊枝道。我有什
麼法子。只好稟明了公子。說你說的。叫他去看。一看就是
了。聘才連忙搖手道。使不得。公子的脾氣。咱們還不知道。

如此說。非但不肯。大家也不好看。須得另想箇法子。珊枝
道。你有法子。你就行。我是不管這些事的。聘才聽了此話。
便深深的一揖道。好老三。好兄弟。你若成全了這件事。我
叫我那兄弟。送你兩疋新花樣的好庫紗。珊枝被聘才再
三求不過。躊躇了好一會。又觸起自己的心事來。便說道。
明日叫他去就是了。若問起來。我自有話說。不說你就是
了。聘才聽罷。笑逐顏開。深深的一揖道了謝。因看天色。尙
早。卽坐車出來。見了顏夫人。故作許多爲難的光景。說他

師傅依是依了。但是要給他二百銀子。他纔肯去叫他出來。他又說怕一叫出來。那府裏不要了。也未可知。若不能進府時。那就不好說話。只怕他就要照樣。要起二千四百銀來。據小姪看來。此人實在刁滑可惡。把他痛痛說了一頓。他纔有些害怕。說後來進去不進去。不關事。但此刻之二百兩是不能少的。不然我担了這箇不是一箇錢不到手。又何苦作這險事。顏夫人聽了。心痛兒子。只得依他。便道。明日就叫他來。就依他給他二百兩銀子就是了。以後

的事情。祇好再說。此時才見入其算中。甚爲歡喜。告辭出來。到了綉緞舖。拏了兩疋好紗。次日送與珊枝。你道珊枝是什麼意思。敢作主意叫他出來。原來琴言剛進來半月光景。連華夫人都疼他。時常賞他東西。又常說這孩子老實。不像箇唱戲的。因此珊枝便動了酸意。想道。我進來了三年多。也算第一分的人。他纔進來幾天。就這麼樣。腦袋又好。將來不要把我壓下去。如此一想。便要設法擠他。今聽聘才的一番話。正好立主意。因此就應許他。便到了留青

舍與琴言說知。琴言一聽就是眼淚汪汪的。說道怎麼庾香就病到如此。林哥你真能叫我出去。他家果真要我去看他嗎。珊枝道我無緣無故的。哄你作什麼。你只管放心。半天之內公子也不下來。即使叫你我與你說告假回去。看師傅的病去就來的。公子若不說什麼狠好。要是說什麼我自會答應。可有一層你去只管去。可要早些回來。再者你今既去千萬把他的病治好了。再去第二回可就難了。琴言紅了臉不言語。心中卻也甚感激珊枝。我進來了。

倒全仗他照應。且能叫我去看庾香。以後倒不要忘了此人。珊枝走後。琴言想來想去。就把聘才的仇恨也就淡了。說這件事也虧他。是日無話。好容易盼到天明。恰好又天從人願。華公子身子不爽快。在夫人房裏不出來。琴言便更放了心。忙忙的喫了飯。來找珊枝。說怎樣出去。我是不認得路徑。珊枝道你同魏師爺出去。他們就不好問什麼。就使他們有話也傳不到裏頭去。琴言只得折口氣。來找聘才。聘才見了心中甚喜。臉上卻裝了冷冷的。說你去只

品花寶鑑 卷二十一
管去要謹慎些。將來鬧穿了。可別說我同你去的。琴言答應了。卽同聘才一重一重的出去。把門的有認得的。也有不認得的。見了聘才同著。卻不敢問。出了大門。卽叫琴言坐在車裏。放下車簾。自己跨沿。四兒坐在車尾。不多一刻。卽到了梅宅。聘才也不候通報。同了琴言。一直到了書房。許順見了。甚爲詫異。卻又不好攔阻。也跟了進來。顏夫人正在盼望。見許順進來。似欲回什麼話似的。顏夫人問有什麼事。許順說。魏大爺同了一箇人。到像箇唱戲的似的。

小的不敢不回。顏夫人道。我知道。快請進來。許順去請。只見聘才同著一箇十五六歲的孩子進來。不看也不覺得。細細一看。把顏夫人喫了一驚。倒像是那裏見過似的。忽然想起。狠像他未過門的媳婦瓊姑模樣。心中暗暗稱奇。說我常時聽戲。見過無數的小旦。不過上了裝像女人模樣。下臺時卻沒有細看過。今見這琴言。玉骨冰肌。華光麗質。其尊貴的氣象。若梳了頭。便是箇千金小姐的身分。就是這本來面目。也像箇宦家子弟。俊雅書生。恰與自己兒

子生得大同小異。本來原有怒氣想說他幾句。及至如今見了。不覺生出笑容來。琴言一進門時。原爲子玉病重。出于情所難忍。故不顧吉兇禍福也。拚著顏夫人罵了幾句。而且聘才在車上。一路上說了些利害話。心虛胆怯。只得戰戰兢兢。上前見夫人。磕了一箇頭。起來低頭傍立。顏夫人叫近前來。又打諒了一回。卽請聘才坐下。顏夫人道。你是那裏人。去年幾時到京。怎麼認識我們少爺。又怎麼樣相好。你實對我說。我不難爲你。琴言見夫人顏色和霽。便

略略放心。眼含雙淚。講了兩句。卻含含糊糊。夫人知他害怕。便安慰他道。你不用害怕。這是我兒子不好。他來找你。不是你找他的。你只管放心。我決不難爲你。你卻不可支吾。快些直說。琴言停一停。只得說道。小的是蘇州人。去年冬天到京。在聯錦班。因爲父母雙亡。族中的叔父將我賣出來的。今年正月初六日。在姑蘇會館唱戲。是頭一回見少爺。不知是怎麼緣故。倒像從前認識的一樣。到元宵那一日。小的到怡園徐老爺家看燈。看他們製些燈謎。內中

小的最愛那落花人獨立。微雨燕雙飛。那箇燈謎。徐二老
爺就把一張瑤琴作了這箇燈謎的彩頭。說有人猜著了。
我就請他來與你相見。這日剛剛是少爺猜著。過了兩天。
就請了少爺來喝酒。叫小的來伺候。自從那一天纔認識。
第二次是素蘭邀遊運河。陪了半天。就這兩回。這是句句
實話。夫人不信。只管問魏師爺。且少爺出門。夫人是曉得
的。話未說完。便止不住流下淚來。聘才道。這都是實話。真
真沒有見過三面。顏夫人聽了。心中不解。所以又看琴言

神氣。實在可憐。心中想道。怎麼半年光景。就見過兩面。便
問道。你的話自然句句是真的。但是少爺現在。心心念念
就是惦記你。你自己想必明白。琴言道。夫人這樣恩典。小
的敢不實說。實在也奇。非特我像從前見過少爺。就是少
爺見了我。也說是好像從前認識的。就覺見面時。也是一
家人似的。彼此也說不出緣故來。顏夫人笑道。聽你這一
番話。卻真也奇。我實在想不出來。但如今少爺因爲你進
了華府。病到這箇樣兒。我所以叫你來。你怎麼寬慰寬慰

他能殼叫他好了。我不但不怪你。還要賞你呢。琴言聽了更覺酸楚。只不敢哭。惟嗚嗚咽咽的說了一句。卻不分明。顏夫人見此光景。倒反可憐。就請聘才同琴言到子玉房中來。自己與聘才在外間坐著。看他們所說何話。怎樣情景。那許順也直站到此刻。方纔聽明少爺的病源。也跟到臥房中細聽。不知琴言怎樣醫好子玉之病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二十九回

缺月重圓真情獨笑

羣珠緊守離恨誰憐

卻說琴言到梅宅之時。心中十分害怕。滿擬此番必有一場凌辱。及至見過顏夫人之後。不但不加呵叱。倒有憐恤之意。又命他去安慰子玉。卻也意想不到。心中一喜一悲。但不知子玉是怎樣光景。將何以慰之。只得遵了顏夫人的命。老著臉走到子玉臥房來。見簾幃不捲。几案生塵。藥

鼎煙濃。香爐灰燼。一張小小的楠木床。垂下白輕綃帳。雲
兒先把帳子掀開。叫聲少爺。琴言來看你了。子玉正在半
睡。叫了兩聲。似應似不應的。琴言便走近床邊。就坐在床
沿之上。舉目細細看時。祇見子玉面色黃瘦。憔悴了許多。
琴言奏近枕邊。低低的叫了一聲。不覺淚如泉湧。滴了子
玉一臉。祇見子玉忽然的呵呵一笑道。七月七日長生殿。
夜半無人私語時。正是此刻時候。便又接連笑了兩聲。琴
言知他是孽語。心中十分難受。在他身上拍了兩下。因想

顏夫人在外。不好叫他。庾香只得改口叫了聲少爺。此時
子玉猶在夢中。道是到了七夕。已在素蘭處會見琴言。三
人就在庭心中。擺列花果。煮茗談心。故念出那兩句長恨
歌來。魂夢旣酣。一時難醒。琴言又見他笑起來。又說道。我
當是黃泉碧落兩難尋呢。說到此將手一拍。轉身又向裏
睡著。琴言此時眼淚越多了。只好怔怔的望著。不好再叫。
見子玉把頭搖了一搖道。偏這般大雨。若明日早上也是
這樣。可怎麼好。船又隔得這麼遠。停了一停說道。獨活防

已之下。應須添一味當歸。外面顏夫人聽了。知是囈語。雖不能十分明白。也是一陣傷心。兩淚交流。只管怔怔的。睖著聘才。聘才心上也覺凄楚。便說道。玉儂。你只管叫醒他。琴言便叫了兩聲少爺。子玉強的一聲笑道。你好癡也。又道。雲兒。你只管叫我作什麼。這麼近的路。怕什麼。你還當是大東門外麼。琴言要高聲叫。又哽咽了喉嚨。叫不出來。祇把手拍他。那子玉忽然睜開眼來。對著琴言道。香畹這回。又虧了你。費了如此的心。我以後便放了心了。琴言又往前湊了一湊。拍著肩道。少爺。琴言在這裏看你。你病可好些麼。子玉心上模模糊糊。眼前花花碌碌。看不分明。便冷笑了一聲。琴言又說了一遍。子玉便哈哈大笑起來道。你已試過了我一回。難道我還認不得你。當下顏夫人在隔壁。聽了肝腸欲斷。忍不住到房門口來看。見琴言坐在床上。拉了子玉的手。只是哭。子玉祇管笑。顏夫人道。他認不得人。這怎麼好呢。聘才也祇得走到床前。叫了幾聲世兄。你心上的。琴言特來看你。我扶起你來坐坐。你們說說。

話就好了。聘才叫雲兒擰塊熱手巾來。替他淨了臉。擦了擦眼睛。扶他坐起。把床錦被疊了。在背後靠著。顏夫人倒不肯進來。恐怕兒子心上愧懼。魏聘才也離得遠遠的。子玉坐起後。精神稍覺清爽。猛然眼中一清。見琴言坐在旁邊。便問道。你是誰。坐在這裏。琴言帶著哭道。怎麼連我也不認得了。琴言見窗戶未開。且係背光而坐。自然看不明白。便挪轉身子向外坐了。側了一半臉。望著子玉道。我是玉儂。太太特叫我來看你的。不料十數天。就病到這樣。說著又嗚咽起來。子玉聽得分明。心中一跳。便把身子掙了一掙。坐直了。看了一回道。你是玉儂。我不信。你怎麼能來。莫非是夢中麼。琴言忍住哭道。我是琴言。是太太叫我來的。你爲何病到如此。子玉便冷笑了一聲道。真有些像玉儂。顏夫人聽了。對著聘才道。此話說的奇怪。又聽琴言道。我是爲著你的病來的。子玉笑道。你真是玉儂。如何得來。就算你願意來。人家如何肯放你來。琴言道。我真是玉儂。我已來了多時。是奉太太之命。叫我來看你。又虧魏師爺

帶我上來。我勸你自己寬心。不必憂鬱。身子要緊。快養好了病。我既來動了。就可以常來的。說著又滴下淚來。顏夫人見子玉清爽些。便有些歡喜。叫丫鬟移張椅子在簾子外坐了。聘才就站在顏夫人背後。子玉此時又清爽了幾分。便湊近琴言。細細一看。笑道。玉儂你當真來了。不是假的。琴言回轉頭來。對著子玉要回答時。又咽住了。只是哭。聘才在外低低說。玉儂扎掙些。倒不要引起他的哭來。琴言祇得把帕子掩了臉。用力迸出一句話來道。是真的。子

玉道。果然是真的。琴言道。真真是真的。子玉便狂笑一聲。往前一撞。卻好撲在琴言肩上。猶是咯咯的笑。箇不住。聘才見了。忍不住的笑。那些丫鬟僕婦也無人不笑。顏夫人點頭嘆息。見子玉兩手扶著琴言的肩。要坐起來。先笑了。一回。琴言道。你到是什麼病。我勸你不要病了。從今日就好了罷。省得多少人爲你苦。更招太太心裏不安。說著遂又滴了些淚。子玉笑道。我有什麼病。我這箇病。要他來就來。要他去就去。原不要緊的。琴言道。休說不要緊。你這病

不比從前也添了滿面的病容。千萬句併作一句。放寬了心。你從前說自己會寬解。看得破。怎麼今日又不曾寬解。看不破了呢。子玉笑道。我又何嘗不會寬解。又何嘗看不破呢。若看不破時。就是獨活的反面了。幸而看的破。尙有今日說著又哈哈的笑起來。琴言道。我在華府很好。華公子那人也是極正經的。且府中上上下下都待我極好。你狠不必惦念。子玉笑道。你真好麼。琴言道。真好。你不信問魏師爺子玉道。真好就好了。問他作什麼。便又笑了。琴言道。只要你的病好得快。我便更好。你若好得慢。我也就不甚好了。你若一分病沒有。我便似成了仙。這麼快樂。說畢。勉強一笑。這子玉便大樂起來。手舞足蹈的光景。琴言道。他那裏原準我告假出來。倒不比在師傅處拘束我。從前沒有來過。今已來了。我就常常的出來看你。你若沒有病。我也可以多坐會。多說兩句。你若有病。我又怕你勞神。且我見了更悶。子玉笑道。你真能告假出來麼。琴言道。今日不是告假出來的麼。子玉道。這也奇極了。我只當你進去。

了。我們此生休想見面。再想不到你竟能出來。且又竟能到我這裏來。真也實在奇怪。卻也實在妙極。天乎天乎。說著又撫掌大笑。琴言見了。倒疑他這笑也是病。心上倒又傷心起來。只得忍住。此時顏夫人見子玉只是歡笑不已。也便解去了多少愁悶。想既能如此歡笑。心中自己開豁。其病就可好了。又見琴言總是凄凄楚楚。真想不出這箇道理來。子玉便又笑道。你進去了。作些什麼事來。琴言道。一件事都沒有。叫我在留青舍伺候。府裏的房舍排場。比

怡園又是一樣光景。錯不得規矩。卻用不著唱戲。也不作什麼。不過作一箇伺候書房的書童就是了。子玉道。你出來。他們知道不知道。琴言道。他在上屋時候多。他還有好幾處書房。歇了幾天。纔到一處。也不過略坐一坐就走了。這屋子裏的人。不奉呼喚。是不進那屋子裏去的。琴言向來總說實話的。今日要治子玉的病。就有幾句謊話在裏頭。說得在華府裏這等快活。將來還可以時常出來。不過極力要寬子玉的心病。子玉聽了這一片話。心內已覺四

平八穩的。搖也搖不動了。便真快活。笑了一回。琴言又道。從前在師傅處。出門怕費力。且沒有來過。也不敢進來。今日我進來時。卽見過太太。太太狠疼我。命我常來看你。今既奉了命。還怕誰敢說什麼不成。出入可以自由了。子玉聽到此間。倒把眉頭皺了一皺。有些荒張的意思。低低的問道。你已見過太太了。太太沒有說你什麼。誰帶你上去的。準你進來嗎。琴言道。是魏師爺帶我上去的。我曾對太太說。我能治你的病。太太就狠喜歡。吩咐我。說你若能治好。你少爺的病。我不但準你進來。還準你常常的來呢。候老爺回來。還要商量買你進來。服侍少爺呢。倒問我願意不願意。我說我有什麼不願意。止求太太的恩典就是了。子玉道。你向來是不說謊的。今日這些話。不要是些謊話。來哄我麼。琴言道。你不信。我請太太進來。當面講。你聽聽。是真是假。說罷。就要走出來。子玉連忙搖手道。使不得。使不得。又道。你這些話。句句是真的。琴言道。你見我幾時撒謊來。子玉點點頭道。真沒有說過假話。便自己定了定神。

越。想。越。樂。不。禁。大。笑。歡。聲。盈。耳。外。邊。的。顏。夫。人。也。喜。歡。的。笑。起。來。聘。才。更。覺。洋。洋。得。意。低。低。的。說。道。小。姪。看。世。兄。今。日。竟。會。全。愈。的。了。這。功。勞。全。虧。了。琴。言。的。師。傅。雖。然。受。了。他。那。些。刁。難。倒。還。直。得。這。邊。子。玉。已。樂。不。可。言。那。裏。留。神。到。外。間。況。且。外。間。人。又。是。私。窺。他。的。病。人。精。神。有。限。故。爾。聽。不。出。來。子。玉。竟。慢。慢。的。跨。下。床。來。琴。言。扶。著。走。了。兩。步。覺。得。腳。軟。神。虛。便。又。笑。道。我。已。好。了。我。原。沒。有。什。麼。病。不。過。受。了。些。暑。氣。有。些。頭。悶。神。昏。他。們。便。當。我。是。大。病。把。些。藥。來。我。喫。愈。喫。愈。悶。悶。也。悶。極。了。便。叫。雲。兒。道。我。覺。餓。了。有。什。麼。喫。的。快。拿。些。來。顏。夫。人。聽。了。卽。輕。輕。的。走。出。聘。才。等。亦。都。跟。了。出。來。顏。夫。人。道。怪。事。怪。事。直。看。不。出。他。們。什。麼。意。思。來。這。一。對。小。人。兒。卻。真。也。奇。怪。今。日。實。實。虧。了。琴。言。我。倒。要。重。重。的。賞。他。聘。才。嬉。嬉。笑。道。這。也。實。在。稀。奇。伯。母。請。看。世。兄。與。琴。言。都。是。正。大。光。明。一。無。苟。且。的。今。日。真。虧。了。他。若。不。然。就。是。那。葉。天。士。重。生。也。不。能。治。的。這。麼。快。顏。夫。人。道。這。也。總。是。世。兄。的。大。力。纔。能。叫。得。出。來。這。功。勞。

總是世兄的。我母子感激不盡。聘才連道：不敢。况小姪受伯母府上的栽培。理應効勞。不要說費這點心。就叫小姪赴湯蹈火。也不敢不盡力。說完露出滿面得意。顏夫人又謝了幾聲。卽命雲兒將那蓮子粉熬成了小米粥。盛了兩碗。命琴言陪著子玉喫了。子玉見了琴言。心中一喜。又聽了他這番言語。鬱抑全舒。又喝了一碗粥。便覺得神清氣爽。卽對琴言道：我的病已好了。你全可放心。你今日出來。倒要早些回去。不要叫人說出話來。以後倒難告假了。你

的話我句句記著。句句依著你。你自己也要留神。諸事隨和些。圖箇上進。比唱戲倒底好多了。我前日祇道與你永無見面之期。不料今日如此快敘。我心中此刻百憂盡去。毫無不足。祇惜我沒會見過這華公子。不然我也可以來會會你。既是魏師爺同你出來。說到此便問琴言道：聘才同你到什麼地方。琴言道：先前他也進來。叫了你好幾聲。扶你起來坐的。你沒有留心。此時想在上房。同太太說話。子玉卽低低的說道：從前的嫌隙。也不必記他了。以後倒

和好些爲是。今日也算虧他出力。琴言點點頭。大有難分之意。子玉倒連連催他。直到琴言告別之時。子玉方灑了幾點淚。琴言又懇懇切切的囑付了一番。子玉滿口答應。送到房門口。琴言道。你纔好不要出來。我還要到上房見太太。子玉又有些惶恐之意。便叮囑道。你見太太時。說話也須留意。不可據實。琴言答應。走了出來。卽重到上房中堂內。顏夫人見了。便笑吟吟的道。今日真虧了你治好了少爺的病。但不教他再病纔好。琴言臉上一紅。停了一停。

道。少爺心地光明。沒有看不透的事情。以後可保沒有病了。顏夫人又把琴言打量了一回。便道。你今日去了幾時。再來呢。琴言道。可以告假。就來請太太寬心。顏夫人嘆了一口氣。對聘才道。他們兩箇小人兒的事情。真是猜不透。今日看他一箇哭一箇笑。也沒有講什麼。若不是親眼看見。便任是什麼人。也要胡猜亂講。還要說我溺愛不明。爲兒子作這些事。世兄。你想你親眼看見這光景。好笑不好笑。教我如何能認真由他病去不成。聘才正要說話。顏夫

人又對琴言道。此中的情節。祇有你心上明白。倒還要仗著你。且候他大好了。再說琴言低低答應。心中也想道。不料這位太太。這樣慈悲。若是別人。祇怕未必能這樣。就算疼他的兒子。也疼不到我身上來。便著實感激。聘才見時候過久。便要同琴言回去。琴言也心內懸著。便叫辭顏夫人。要去。顏夫人道。你且略候一候。我還有話。便自己進房。先着人叫了許順進來。叫他秤了二百銀子來。顏夫人道。你交與魏少爺收了。聘才叫交四兒拿了。又見一箇僕婦。擎著一包東西出來。付與琴言道。這是太太賞你的。你收了。再去謝賞。聘才見是銀鑲小刀一把。大荷包一對。小荷包一對。帕子一方。洋表一箇。梅花小錠十箇。牙骨真金面扇子一把。琴言收了。與聘才進去謝了賞。聘才也含含糊糊的。跟著謝了一聲。卽同出來。顏夫人送至中堂廊下。又叮囑了幾句。琴言與聘才出來。走到門房門口。祇見許順笑嘻嘻的出來。見了聘才。問道。今日的事。倒底是箇什麼緣故。真叫我們想不出來。又問琴言道。你是那箇班子裏。

的聘才代荅道。他從前在聯錦班。此刻不唱戲了。在華公府裏當差。至其中緣故。此刻不必告訴你。你後來自會知道。許順不好再問。卽送了出來。兩人上了車。路上閑談。琴言便感謝不盡。聘才也謙了幾句。卻十分高興。進城已是申初時分了。到門口下來。一徑跟著聘才進去。祇見總門口有人拏了本簿子記上一筆。琴言知道是上號簿。聘才先叫四兒將銀包拏進房去。放在錢櫃內鎖好。一同進來。我著林珊枝。珊枝見琴言回來。卽笑道。怎麼去了許多時。

想必醫的病好了。琴言面有慚色。便問道。公子可曾傳我想必醫的病好了。琴言面有慚色。便問道。公子可曾傳我。珊枝道。怎麼沒傳。傳了兩三回。不見你回來。公子大發氣。已著人叫你師傅去了。琴言聽了。喫這一驚不小。滿面通紅。說不出話來。聘才道。他是不禁恐唬的。你不要唬壞了他。珊枝正容道。我唬他作什麼。未正二刻。公子出來不見他。他問我。我說是他師傅的生日。琴言他回去拜壽。本要等公子下來告假。今早聽得公子不下來。他又候不及。託我回的。公子一聽就有氣。說若真是他師傅的生日還罷了。

要是說謊爲別的事出去。我是不依他的。立刻叫人到你師傅那裏打聽去了。那人回來說了。只怕連我也要挨罵。你是不用說了。再若是門簿上記明出進。都是魏師爺同的。只怕連魏師爺也要難討公道。琴言聽了。心中七上八下的亂跳。急得眼睛都紅了。若被他訪出真情。且慢說挨罵。就是羞也羞死人。聘才聽了。似信不信的道。老三你不要唬人。我是不關事的是你擔了担子。叫他出去的自然先要問你。珊枝冷笑道。問我我就直說。知道你們作些什麼事。琴言唬的眼淚都出來了。只得軟求珊枝替他周旋。聘才見此情景像真。亦連連陪笑。把扇子搨了他幾扇。又作了一箇揖。叫聲好兄弟。你替我遮蓋些。就是哥哥臉上也不好意思。始終還是仗著你的大力呢。珊枝見他們真著了忙。便嗤的一笑道。不要慌。事情是真的。不是我撒謊。早替你們張羅好了。我已告訴朱貴不用去打聽。在城外逛一逛回來。說真是他師傅的生日。停一回就回來的。你們如得了彩頭。也分些來謝他。琴言道。我送他幾兩銀子。

就是了。珊枝又對聘才道。這號簿上也去了纔好。不然將來終要看見的。聘才道。索性亦求你三太爺施點法力。我是不好去說。珊枝道。只是太便宜了你。昨日那兩疋好紗。我不希罕。還拏去罷。花樣顏色全不好。我不要。聘才道。紗是頂好的。若要再換好的也沒有。要換花樣。倒可以。珊枝道。紗衣我也設穿。現存著十幾套。沒有裁的。也用不著。我還打算送人。不過十幾兩的人情罷了。我告訴你。我新近見了兩樣東西。我狠愛他。自己不能出去買。話未說完。聘

才就連忙問道。你看見什麼。只管說來。我聽。或者我可以就給你辦來。珊枝道。不是別的。我見沙回子家裏。有一箇金絲擰成的一箇花籃。不過二兩重。手工倒貴。我又見他自己泡茶的一把時大賓的宜興茶壺。蓋子上嵌著一塊翡翠。是沒有比他再好的了。我這箇搬指都比不上。那金花籃。我還了他四十兩。他也肯了。那茶壺。我還了他二十四兩。他還不肯。明日請你替我把這兩樣拏來。沙回子講這把茶壺。竟是箇寶貝。時大賓到此刻有一百多年了。這

壺嘴倒完茶。是一點不滴的。泡茶時放茶葉也好。不放茶葉也好。沖一壺開水下去。就是絕好的茶。顏色也是淡綠的。我因不信。把他的茶葉倒了。另放開水下去。果然一點不錯。是絕好的好茶。你說奇不奇。聘才道。茶壺用久了。所以纔能殼這樣好。你既愛這兩樣。我就買來奉送。那紗也不必退還。留著送人罷。珊枝笑道。怎好這樣。我若一定要倒顯得不好。只得生受了。說了一回。就回房去了。到了留青舍。珊枝問起琴言之事。琴言只得大略說了一說。珊枝不信。心中有些動疑。說怎麼無緣無故的。會害起病來。見你戲的也不止他一箇。難道人人見了你。就都爲你害病嗎。我倒不曉得。你們有這些情分。還是另有緣故呢。一片話說的。琴言臊的。了不得。又不敢駁回。他吊桶落在他井裏。只好忍住這氣罷了。卻說子玉這一場大病。琴言這一出華府。魏聘才自爲得意。又以爲奇。在城外各處傳揚。人家聽了。竟當了一件新聞。有那些各班裏相公。有嫌琴言的。有愛造言生事的。七張八嘴。改頭換面。添起枝葉。把

箇子玉琴言說得無所不至。不料王通政在人家席上。遇著蓉官一喜等類。就把子玉琴言的事說得活龍活現。文輝本看過子玉之病。也覺得病的有些古怪。只不曉得是相思病。今聽了這些話。心上著實不爽快。因想道。少年人這些事。原也禁不住的。也祇好逢場作戲。況且子玉纔十八歲。正是好花含蕊的時候。怎麼就作起這些事來。偏偏去年又將箇愛女許了他。人生起頭第一件。就是這不受聽的事。有了外過。將來琴瑟之間。就不能專好的了。回家

就叫他兒子王恂問了一回。王恂祇好含糊的說了幾句。又與子玉剖辨說斷不至此。文輝終有些疑心。陸夫人聽見了。雖未過門。倒先替女兒喫起醋來了。便向文輝說道。若論玉哥兒相貌是極好的。所以去年孫親家母作媒。我就應許了。如今你自然不管。這怎麼好人尙未成。倒先弄些笑話出來。將來若是一味的混鬧。叫瓊姑過去。如何過得日子。親翁在家還能拘管。親母是一味的溺愛。順著他性兒。日後多半是箇不成器的。這等小小年紀。就這

樣無廉無恥的愛起小旦來。真了不得了。更有那些老不正經的。也要常在外邊作樂。更怪不得年輕的人了。到底這些小旦有什麼好處。羞也不羞。陸夫人氣頭上。倒連王文輝也教訓了一頓。文輝祇是陪笑。不敢作聲。說事情呢。實在稀奇。我暗中竊訪。連恂兒都知道。他們纔見過兩三面。就是彼此思念。其實沒有別的事。況且這麼小的孩子。那裏明白到這些事。你放心。我自去囑付表妹。以後管得嚴些。不準他出門。也就沒事了。到今冬也好完娶。這件事瓊姑過去了。或可拘住他。陸夫人冷笑了一聲道。這些下作脾氣。是出於本心。我見多了。拘管得那一箇住。從來說賊不改性。管住身管不住心的。文輝聽這些話。明明的逼到自己身上來。祇得呵呵一笑。踱了出來。往書房裏去了。陸夫人氣極了。又在他女兒瓊姑面前。把子玉講了又講。瓊姑低頭不語。心中也有些不耐煩。本知道是箇風流夫婿。卻不道是這樣輕薄。應著一句常說的話。才人行短了。便又想起哥哥姊夫。常說子玉的好處。說人是極正經的。

又極有情的。或者他愛的這人是單爲其色。沒有別的事。也未可知。便覺紅暈桃腮。手拈衣帶。呆呆的靜想。陸夫人又心疼他。多說了恐他煩惱。便坐了一坐。也自去了。再說子玉自從琴言來看之後。便已放心。又曉得他母親不責備。而且反託聘才帶琴言來。心中十分快意。自然更好得快了。不到十日。便已精神復舊。惟見了母親。總有些惶恐不安的光景。顏夫人愛子之心。十分體貼。又知兒子並無苟且之行。絕不提起琴言的事。那王文輝親自來過幾次。

陸夫人也來過一回。在顏夫人面前。也不好說得。但有些話裏譏諷。暗藏褒貶。似乎叫親家以後留點神。不宜放縱他的意思。又見子玉病已全愈。看其相貌翩翩。實是佳婿。又像箇真誠謹厚的人。就把疑心消去一半。過了幾日子。玉究竟放心不下。便回了母親。借看聘才爲名。去訪琴言。恰好見著聘才。聘才又求珊枝把琴言叫出來。說了有一箇多時辰的話。子玉方纔放心而去。華府中人多嘴雜。且各存一心。過了幾日。就有人將此事傳到華公子耳中。華

公子聽了。著實有氣。便叫珊枝上來問了一遍。珊枝替辯了幾句。華公子也說了他幾句。以後不準琴言出門。將他派往洗紅軒。交與十珠婢看管。不與外人通問。便與拘禁牢籠一般。幸虧十珠婢都是多情愛好的。倒著實照應他。若是別人在此。也是求之不得的。這琴官一來年紀小。二來是箇異樣性格的人。到是守身如玉。防起十珠婢來。所以華公子看得出他老誠。放心放在婢女堆中。也當他是箇了鬢看待他。祇不許與外人交接。到了此間。是斷乎走不出來。就是林珊枝不奉呼喚。也不能到的。何況他人。琴言祇好坐守長門。日間有十珠婢與他講講說說。也不敢多話。晚間獨守孤燈。怨恨秋風秋雨而已。未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三十回

賞燈月開宴品羣花

試容裝上臺呈艷曲

話說琴言從子玉處回來。華公子雖未知其細底。但責其私行出府。殊屬不知規矩。姑念初犯。權且免責。把他撥在內室。這是裏外不通的所在。一日獨坐在水晶山畔。對著幾叢鳳仙花垂淚。心中想到人生在世。不能立身揚名。作些事業。僅與那些皮相平人。混在一堆。光陰易過。則與草

木同朽。卽如草木開了花。人人看得可愛。便折了下來。或插在瓶中。或簪於鬢上。一日半日間。便已枯萎。雖說是愛花。其實是害花了。譬如這一叢鳳仙。種在此處。你偎我倚。如同胞手足一樣。有箇自然的機趣。卽有風吹雨打之時。不過一時磨折。究無損於根本。若將他移動了根本。就養在金盆玉盞中。總失其本性。還有那些造作的。剪枝摘葉。繩拴線縛。拔草剝苔。合了人的眼睛。減卻花的顏色。何異將人拘禁束縛。叫他笑不敢笑。哭不敢哭。再子細思量。人

還有不如花處。今年開過了。明年還開。若人則一年不似一年。卽如我之落在風塵。憑人作踐。受盡了矯揉造作。嘗盡了辛苦酸甜。到將來被人厭惡的時候。就如花之落溷。飄茵沾泥帶水。無所歸結。想至此。豈不痛殺人。恨殺人。一面想一面滴下淚來。再想到庾香。雖然病好。但我從前說了些謊話。若知我近日的光景。他不能來。我不能去。只怕舊病又要發了。那時再來。叫我恐怕也不能再去。思前想後。終日淒淒楚楚的。一日一日的挨去。光陰最快。轉眼已

一月有餘只見丹桂芬芳。香盈庭院。此日是八月十二。華公子想起六月二十一日在怡園觀劇。說秋涼了。請度香過來。因想十五日是家宴之辰。不便請客。卽定於十四日。請子雲次賢文澤等。在西園中鋪設了幾處。並有燈戲。爲他們是城外人。日間斷不能盡興。於下帖時。說明了夜宴。此日正是秋試二場。劉文澤爲什麼不應舉呢。這一科大主考卽係文澤之父。大宗伯劉守正。副主考係王文輝。已陞了閣學。陸宗沅。楊芳猷。周錫爵。孫亮功一班。可可的一

齊分房。那一班知名之士。迴避了一大半。內中除徐子雲。史南湘。是前科舉人。蕭次賢。是高尙自居。無心問世。只有田春航。高品入場。如子玉。王恂。文澤。仲清等。皆遵例迴避。子玉在家悶悶不樂。又因琴言杳無音信。內外隔絕。又不能傳遞消息。幾次要去訪問聘才。又因華府威嚴。豪奴氣燄。故爾子玉不肯前去。只得靜坐書齋。悶坐而已。且說十四日早。子雲與次賢商議道。今日華公子請我作通宵之飲。且聞賞燈。他今日必有一番熱鬧局面。並聞五大名

班合唱。卽傳家人分派跟班。檢點衣服什物。零星珍寶賞
需等類。總管預備好了。交與家人點過。免得臨時短少。說
著已到未初。當下二人早喫了早飯。穿了衣裳。上車一徑
往華府來。且說華公子親自往各處點綴了一番。這西園
景致奇妙。雖不及怡園。然而精工華麗。卻亦相埒。不過地
址窄小。只得怡園三分之一。園中有十二樓。從前聘才所
到之西花廳。尙是進園第一處。從前華公爺一箇好友。叫
作謝笠山。是箇書畫好手。與他布置了十二年。卻是濃淡

相宜。疎密得體。到華公子長成。心愛繁華。又把笠山手筆。
改了許多。如今是一味雕琢絢爛。竟不留一點樸素處。是
日張仲雨一早進來。先在聘才處喫了早飯。與張顧諸人
談笑了半天。到得午正時候。拉了聘才林珊枝來逛西園。
仲雨從前也不過到過一兩處。聘才雖經遊過兩回。也未
全到此園。有一妙處。曲折層疊貫通。園中地基見方二十
畝。築開一池。名玉帶河。灣灣曲曲。共有六折。每折建一橋。
共有六橋。池邊有長廊曲榭。迴護其間。前後照顧。側媚傍

妍也有小艇三五箇在岸泊著。池邊一帶名爲小蘇隄。園中有好些大樹。虬松脩竹。假山有兩種。一種小者用太湖石堆砌出來。嵌空玲瓏。一種高大的。用黃石疊成。高至數丈。蒼藤綠苔。斑駁纏護。亭榭依之。花木襯之。撮要提綱。則水邊有山。山下卽水。空隙處是屋。聯絡處是樹。有抬頭不見天處。有俯首不見地處。當下仲雨。聘才二人跟著珊枝。順著山路徑。高低斜曲。穿入一箇神仙洞內。從左邊上去。幾樹丹桂。不到十餘步。至一帶曲廊。作凹字形。果愚輕幕。

簾櫳半遮。珊枝引入看時。共是七間。兩楹如翼外張。中間平厦三間。後面玻璃大牕。逼近池畔。室中陳設華美。署名歸鴻小渚。下有小跋數行。是華公自敘親筆。二人賞鑑了。一回。從右邊長廊西首小門走去。是一箇小小院子。有幾堆靈石。幾棵芭蕉。見一箇小座落。是一箇楠木冰梅八角月亮門。進內橫接著雁齒扶梯。上得樓來。卻是四面雕牕。樓中擺著數十箇書架。橫鋪疊架。擺得有門有戶。縹緲萬卷芸香襲人。此樓有兩所作丁字形。一所三層。一所兩層。

俱是明牕面面中間鎖著四箇大櫥。下擺一長桌。寶鼎噴香。花瓶花如笑。當下三人略坐一坐。便從屏門後。扶梯下來。接著一帶紅闌。闌下種著一排垂柳。前面幾樹梧桐。進得樓來。卻甚精雅。壁上掛著數張瑤琴。古錦斑斕。五色絢綵。几案上擺些古銅彝鼎。卻無一點時俗氣。賞玩了一回。又走下來。四面俱敞。傍水臨池。室中不染一塵。几案桌椅。盡用湘竹。奏成退光漆面。左右兩行脩竹。幾處秋聲動人。闌前擺著一張棋桌。放著兩箇洋漆棋盒。仲雨道。此間頗爲

幽靜。卻洗盡繁華氣象。珊枝道。公子雖愛熱鬧。其實也喜清靜。仲雨走下階來。沿池而行。渡過紅橋。對面一箇白石平臺。雕欄如玉。上面三間平榭。垂了湘簾。進去一看。覺得一片晶光射目。寒侵肌膚。爲夏間避暑之地。一切桌檯几案。盡是玻璃面子。兩旁兩架雲母屏風。中間一口大缸。一缸清水。養些大金魚在內。中放一座四尺多高。一塊水晶山。此刻秋涼時候。已覺陰森逼人。走了出來。只聽的遠遠敲柳之聲。珊枝道。此是傳人伺候。公子將出來。客將到了。

品不寶錄 卷三十一
恐怕有事。我先出去說罷。便走了。仲雨也同了聘才出來。仍到東園。穿好了衣裳等候。卻說華公子宴客。今日共有三處。日間在恩慶堂設宴觀戲。酉戌二時。在西園小平山觀雜技。夜間在留青精舍演燈戲。華公子已冠帶出來。先在恩慶堂前候客。卻好蕭徐劉三客約會了同來。進了大門。下了車。裏頭另換肩輿。擡進直進了垂花門。到大廳下。轎華公子出迎。敘禮。卽開了中門。賓主四人慢慢的走進來。又走了兩進。纔是恩慶堂。蕭次賢是初次登堂。便留心

觀望。這恩慶堂極爲壯麗。崇輪巍奐。峻宇雕墻。鋪設得華美莊嚴。五色成采。堂基深敞。中間靠外。是三面闌干。上掛彩幔。下鋪絨毯。便是戲臺。兩邊退室。通著戲房。賓主重新敘禮。將要坐時。魏聘才同著張仲雨出來。一一相見了禮。遂卽敘齒坐下。講了些寒溫。獻過了三道茶。只見兩箇六品服飾的。領著四箇人上來。鋪設桌面。擺了兩席。戲房便作起樂來。隨後銀盤金盃。玉液瓊漿。獻上來。華公子起身安席。子雲文澤等推讓。欲要併作一席。也換箇圓桌。華公

子執定不肯。遂讓次賢首坐。文澤次之。那一桌子雲首坐。仲雨次之。聘才與自己作陪。今日是五大名班合演。拏牙笏的上來叩頭請點戲。各人點了一齣。就依次而唱。衝場的無非是那幾齣。看官也都知道。只得略了。主人讓酒四客飲了幾杯。上過了幾樣肴饌。正是羅列著海錯山珍。說不盡腥濃肥脆。清談妙語。佐以詼諧。那邊席上。聘才問次賢怡園的光景。次賢略述了幾處。隨後卽見寶珠蕙芳素蘭。漱芳玉林。蘭保桂保春喜琪官等。九箇又湊上一箇。作

了一齣秦淮河看花大會。有幽閒的。有妖冶的。有靜婉的。有風流的。極盡靡艷之致。眾人盡皆喝彩。子雲次賢等就于此齣中間放了賞。華公子對著笑道。此係抄襲吾兄舊文。殊覺數見不鮮。子雲道。唱的甚好。貞靜的卻極貞靜。放浪的卻極放浪。沒有一人雷同。文澤道。這齣戲我倒沒有見他們唱過。次賢道。如今秦淮河也冷落了。就是從前馬湘蘭的相貌。也只中等。並有金蓮不稱之說。子雲道。湘蘭小像我卻見過。文彩丰韵。卻是有的。聘才仲雨也隨聲附

和講了一陣。華公子酒興便發起來。便勸諸人暢飲了幾
杯子。雲留心今日不見琴言。便問道。我聞得琴言近在尊
府。今日何以不見。華公子道。這孩子脾氣雖有些古怪。卻
還老實。如今派在內書房。少刻就出來的。子雲又留心看
去。卻又不見林珊枝與那八齡班。心內思想。今日如此盛
舉。爲何又不見這些人。難道都在戲房裏扮戲麼。這齣戲
唱完了。華公子就傳十旦上來敬酒。眾人一齊上來。肥瘦
纖濃。各極其妙。子雲看九人之外。添了一箇全福班的全

貴也。復嬌嬈艷麗。風致動人。都請過了安。齊齊的手捧金
杯。分頭敬酒。蕙芳敬到子雲面前。子雲問起春航場中文
字得意麼。蕙芳道。前日史竹君說他的狠好。是必中的。文
澤在那席聽了。笑道。我聽得你在家。天天的焚香禱告。湘
帆就文章不佳。也是必要中的。蕙芳笑道。誰說的中。舉可
以禱告得來。我倒願替眾人禱告了。華公子問道。你們說
的什麼。子雲正要回言。蕙芳忙斟了一杯酒。來勸子雲。子
雲被他纏住。卻不能說。華公子呆呆的看著蕙芳等著子

雲說來。文澤見了便道。待我說罷。蕙芳對著文澤丟了箇眼色。這邊張仲雨笑道。媚香今日人多嘴雜。你就要掩人的口。也掩不住這許多。蕙芳道。要掩人口作什麼。我也沒有怕說的。你們愛說就說罷。笑著走到那邊來敬文澤。那邊寶珠。華公子賞了一杯酒。他喫過謝了。華公子道。今日這齣戲也唱得好。淡裝濃抹。各有所宜。寶珠微笑不言。華公子卽問蕙芳之事。寶珠笑道。我不曉得。華公子笑道。你們自相衛護。這般可惡。將來總問得出來。便又叫過蕙芳來。蕙芳只得過來。華公子道。我是性急。又聽不得糊塗事。你有什么隱情。定要瞞著我作什麼。蕙芳低下頭說道。公子別聽他們的話。他們是取笑我的。子雲笑道。媚香你們的事。城外是全知道的。就是城裏。只怕也有人知道。何不說與公子聽聽呢。蕙芳道。我有什么說的。仲雨忽然笑道。你事急就借著人作護身佛。如今你又忘恩負義了。說得衆人不解。蕙芳怔了一怔。臉上不覺紅起來。華公子看了。想起前日的話。動了些憐念。料有些隱情。不好講。慢慢的

問度香罷了。便倒把別的話支開。當下談笑間。飲了許多酒。戲唱過了好幾齣。喫過了兩道點心。華公子起身道。請到園中散散罷。次賢子雲道。甚好。本來酒已多了。諸客一同起身。就有四五箇家人。急忙從廊下近路抄入。通知園門伺候。卻說東西兩園。在正所兩旁。處處有門戶通入。當下華公子引著眾人。卽從遊廊內繞過了幾處庭院。又到一箇迴廊。見壁間嵌著一塊祝枝山草書木刻。約有六尺多高。眾人正待看時。只見一箇跟班的。走來一推。卻是一扇門。作成的。當面便是綠陰滿目。水聲潺潺。大家推讓進園。走過紅橋。是一箇青石臺。三面也有白石短闌。支了一箇小綠綉幔子。左邊是山石土坡。上有叢桂數十株。右邊是曲水灣環。沿邊竹樹蒙茸。隔斷眼界。上面是三間小榭。內書潭水房山四字。卻極幽雅。子雲等欲要坐下。華公子讓到裏面去。從屏後走進。便見一箇所在。裏窄外寬。三面如扇面。綺窗雕栊。中間用烏木象牙。紫檀黃楊。作成極細的花樣。此中隔作五六處。前面不用簾子。是一帶碧紗櫺。

衆人到閣前看時。底下是一道清溪。有兩箇小畫舫泊著。對面也是水閣。卻通垂了湘簾。華公子就命在碧紗櫳前。擺了一箇長桌。室中焚了幾爐好香。獻上香茗。衆人坐了。正覺秋光如畫。清洗心脾。子雲偶回頭時。又只見珊枝同著琴言上來。對着子雲等請了安。子雲等忙招呼了。子雲見了琴言。此時低眉垂首。不像從前高傲神氣。且隔了兩月。從前是朝親夕見的。如今倒像是相逢陌路。對面無言。未免有些感慨。卽叫他走近。問了些話。要問起子玉來。卻

又縮住。次賢文澤也問了幾句。當下衆人清談了好一回。已是申正時候。華公子便命擺了幾箇果碟。幾樣小喫。小酌起來。又叫了羣旦進來伺候。對面水閣上。卻安放了一班十錦雜耍。便上起場來。說了好些笑話。作了一回像聲。又說了一回龍圖公案。次賢等不甚喜聽。便與羣旦猜枚行令。彼此傳觴。華公子又叫了一檔變戲法兒的。耍了一回。堪堪月色將上。又撤了席。在園中散步了一回。便有十數對的紅燈籠。前來引道。華公子與諸客都更了衣。隨著

紅燈籠步出了園。仍從恩慶堂來。卻見明燈燦爛。霞彩雲蒸的一般。從屏後迤東而行。處處笙歌盈耳。燈綵如虹。進了一箇月亮門。門前紫起一箇五彩綉綾的大牌坊。掛著幾百盞玻璃畫花的燈。中間玻璃鑲成一匾。兩旁一副長聯。進了牌坊。月光之下。見庭心內八枝錫地照。打成各種花卉。花心裏都點著燈。射出火來。真覺火樹銀花一樣。前面又是一箇燈棚。纔到了戲臺。更爲朗耀。兩廂清歌妙曲。蘭麝氤氳。對面就是留青精舍。於是讓眾客進去。入了坐。

主人定了席。重新開了戲。這番暢飲歡呼。難以描寫。飲到二更。主客皆有醉意。便停了菜。換上果品。散坐一回。忽見伺候的上來。說門上回話。說馮少爺來了。要進來。華公子怔了一怔。道好。就請進來。卻無生客在此。聘才道。緣何三更半夜的纔來。華公子道。想必關在城裏無歇處了。候了好一回。纔聽得腳步聲。兩盞小明角燈引路。馮子佩搶步上前。與華公子見了禮。又與眾人相見了。卻也都爲熟識。華公子卽令其坐在聘才之上。將要問話。子佩便笑道。好。

如此熱鬧請客。卻不來叫我一聲。要我闖上門來。劉文澤道。恐怕你應酬忙。知道空閑。我早上就帶了你來了。說得衆人笑了。子佩也不理會。便把那些箇相公。看了一看。卽讓合席飲了兩杯酒。纔又自己喫了幾箸菜。華公子見他光景餓了。便問道。你今日在何處。怎麼這時候纔來。子佩搖搖頭道。不要說起。纔又喫了一塊蘋菓。接著說道。絕好一局。弄得不歡而散。說到此。卻又懶說下去。華公子道。爲何不歡而散。你且說來。子佩道。今日被我妻舅歸自榮。同

到他的妻舅烏大傻家。替他孀娘祝壽。仲雨聽了要笑。子雲道。有了烏大傻。自然就不妥了。文澤點點頭道。這套話倒必定可聽。快說罷。子佩道。歸自榮並約了他小丈人。帶了那四箇檔子。大傻也請了兩桌客。並些南邊朋友。有幾箇會串戲的在內。大家公議。每人湊錢十吊。共得九十吊。遂叫了全福班演戲。歸自榮高興。與一箇姓呂的。串了一齣獨占。文澤道。歸自榮本生得好。就是不該同小老婆另住在城外。聽說仍舊窘迫得狠。子佩丟箇眼色。文澤不說。

了。蕭次賢冷笑一聲。聘才像要說話。又不說。子佩道。他們愛串戲罷了。偏又拉上我。華公子道。不錯。你的戲是唱得最好的。我看比他們還強些。今日串的是什麼呢。子佩道。和別人串也好。偏偏大傻子死纏住了。要與他唱活捉。本來戲名就不吉利。大傻子得又呆又笨。種種不在行。難以盡述。看的人也不住的笑。正到進場的時候。我將帕子套住了他。忽然走進了一羣人來。不論皂白。拏出刑部一張票子。給眾人瞧了瞧。就一條鍊子。把大傻子拉了出去。裏

頭奶奶們。急得哭號起來。眾人不曉得是什麼緣故。欲待出去勸解。他們已經飛跑去。了沒頭沒腦的叫人怎樣。只得一閃而散。自榮是不能走的。還有大傻幾箇。至交在那裏。我便一直到這裏來。眾人聽了。也都稱奇。仲雨道。我也猜著八分了。這事還是爲著歸自榮起的。烏大傻不過聽了襯戲。喫了鑲邊酒。便替歸自榮擔了箇苦海的干係。馮子佩道。我倒不知。你知是爲著什麼。仲雨道。我也是猜摹。我聽得人說。烏大傻子造了張假房契。替歸自榮借了六

百吊錢聽得借主知道了。要告他。我想一定是此事了。馮子佩道。有點像。錢是歸自榮與大傻兩箇分用的。如今倒是烏大傻一人倒運了。劉文澤道。這箇烏大傻子也生得特奇。又呆又傻。倒是箇戲癖。城外十箇戲園。他每天必處處走到一箇園子裏。至少也走箇四五回。歪著肩膀。最可厭的是穿雙破皂靴。混混沌沌的。走去走來。略有一面之交。就斜著身子站住了。人又不留他。沒奈何又走過去。我不看戲便罷。若看戲必遇他的。次賢笑道。他也是我們浙江人。我看他書倒像念過的。張仲雨道。也不見得。我雖不懂文理。我見他那字就不成箇樣子。華公子道。別講這些人。管他傻不傻。子佩你會唱戲。你何不上臺唱一齣。顯顯本領。況且多少賞鑒家都在此。或者巴結的上於你。有點好處。子佩啐了一口道。我又不是相公。要巴結誰。徐子雲道。誰又當你是相公。就是顧曲登場。也是風流自賞的事。況你具此美貌。不教人贊聲。豈不也冤枉煞了。你一句我一句。說得馮子佩有些活動。便道。今日沒有夥計。唱不成。

的華公子道。怎麼沒有。你就不和班裏人唱。呶嘴道。張老
二。魏老大。就狠在行的。仲雨搖頭道。我不能。況且我只會
幾套老生曲子。也配不上他。魏老大可以。不但小生。連二
花面。三花面。全能。魏聘才只顧笑。也不招攬。也不推辭。徐
子雲道。這不用說了。就請魏兄與子佩一試。也是工力悉
敵的。聘才道。只怕不對路。況且沒有請教過。子佩怎麼樣。
華公子道。這也不妨。關目腔調。有不合處。預先對一對。就
是了。況且我這裏教曲的蘇州人。也有好幾箇。叫他們伺

候。場面就是了。聘才道。既如此。必須周三的笛子。秦九的
鼓板。方妙。華公子便叫人傳了上來。在臺上伺候。聘才便
自述。所唱折柳。獨占賞荷。小宴琴挑。偷詩等戲。子佩連連
搖頭。原來卻有不會的。也有會而不熟的。便笑道。我都不
會。看來唱不成。聘才問道。你會的是什麼。子佩道。我會的
是前誘後誘。反誑挑簾裁衣等戲。聘才笑道。也不對。竟唱
不來。華公子身子後邊。站著幾箇八齡班內的。有一箇對
林珊枝。低低說道。魏師爺。何不唱活捉。前日不是見他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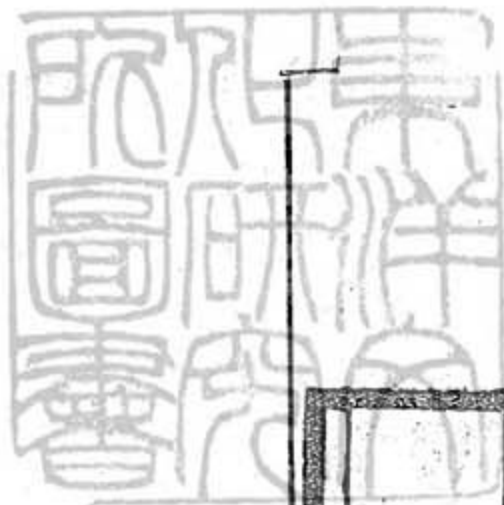
過的。華公子早已聽見。便向聘才道。你何不同他唱活捉呢。聘才尚要支吾。經不得眾人齊聲參贊。聘才只得依了。子佩笑道。唱便唱。不要又鬧出刑部的案來。將魏老大鎖了去。眾人都笑了。子佩頗覺欣然。便又故意遷延。經眾人催逼了一回。然後與聘才到後臺裝扮。聘才是精於此事。毫不怯場。不知馮子佩怎樣。先在後臺操演了劇目。馮子佩倒也對路。但聽得手鑼響了幾下。馮子佩出來。幽怨可憐。暗鳴如泣。頗有輕雲隨足。淡烟抹袖之致。纖音活潑。澄

火爲之不明。眾人甚覺駭異。如不認識一般。華公子已離席走到臺前。眾客亦皆站起靜看。華公子道。奇怪。居然像箇好婦人。今日倒要壓倒羣英了。子佩聽得眾人贊他。略有一分羞澀。又見徐子雲身旁站著蕙芳寶珠。見蕙芳看。看他。便湊著子雲講些話。又湊著寶珠講些話。又見寶珠微笑。又見劉文澤與蕭次賢站著。在一處彼此俯耳低言。大約是品評他的意思。原來文澤與蕙芳。倒不是講馮子佩。倒講的是歸自榮。這歸自榮。原籍江西。寄籍直隸。也進

了一名秀才。少年卻狠生得標致。今已二十七八歲了。生平暗昧之事甚多。家本豪富。其父曾爲大商。幼年夤緣得中舉人。加捐了中書。現在本籍安享。自榮在京八年未歸。糟蹋了多少錢財。家中現有妻室。謊言斷絃。娶了烏大傻之妹。又不甚合意。又娶了葉茂林之女爲副室。另居城南。葉女在家時。卽不安本分。喜交遊。而自榮寵嬖特甚。奩資頗厚。被自榮亂爲花費。不到兩年化爲烏有。夫妻兩箇都是不耐貧苦的。未免交謫誚謗。葉女又喜搔頭弄姿。倚門

賣俏。那些舊交。漸漸走動起來。自榮始雖氣忿。後圖銀錢。趁手便也安之。竟彰明昭著。當起忘八來。並僱了一箇夥計在家。士林久已不齒。而自榮猶常常的口稱。某給事爲業師。某孝廉爲課友。而一班無恥好色者。亦欲相爲徵逐。歸自榮與葉女住宅。就與蕙芳相近。故蕙芳知之甚詳。劉文澤也去喫過酒的。但去喫酒的。自榮必要作主人相陪。故此有些人不願去。張仲雨是更相熟的。就是聘才尙未知道。華公子是不喜與聞這些事情。故不理會。只顧弄子。

佩出神。忽叫斟大杯酒來。家人捧上一箇大玉杯。華公子
叫送到子雲面前。未知子雲飲與不飲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所
圖
書

